



卷之七

# 擁爐嬌紅

申純字厚卿，祖汴人也。生於洛陽，而隨父寓居於城都。八歲通六經，十歲能屬文。天姿卓越，出世表風情，接物不減於斯。故賢士大夫多推譽焉。宣和間薦而不第，歸鬱鬱不自勝。嘗登山臨水，以開懷抱，食息未嘗忘家。居月餘，因適鄰都舅，至通判家，即自命僕，起行信宿而至。但見門枕碧流，目斷千里，波濤洶湧，景物燦然。明歲遠山，特起望外，因賦詞一闕，以寫山川景外之勝。詞曰：

三門綠水，朝千里，河况碧山無數。堪

通判增補英石傳記卷之七

# 傳類

○心堅金石傳

元朝至元年間，金陵松江府學有虞李彥，直者，字玉郎，年方二十，為人俊雅，賦性溫良，學問才華冠絕一學。路府上下官僚，鄉曲老幼，無不稱重其學之。後園有高樓三級，扁曰會景樓。登之者，遠觀則四塞江山，近觀則一城坊市，舉目皆盡。園牆皆隣，悉小巷，皆官妓之居。馬蜂牌麟次園，列道際而彥直兀遇夏，月則讀書於樓上。一目新秋，雨霽，牆花



卷之七

卷之七



凌處有瀟湘新篁松檜森前路深  
沉院宇見蕭模低垂綠簾送秦鎮  
日歌金縷。村落人問黑一水拖  
裏兩山排翠畫長人靜重門深又  
過芳郊別地小生平昔依慕出意  
誰為玉詩朋酒侶向此地嬉遊尋  
花問柳須是有奇馮

右調模走兒

既至因入謁舅。見之盡禮遂引  
至中堂命姪出見。生進拜就位。舅  
勞詢問。生答應。愈於舅有一子名善  
父年七歲。一名舍。舅因呼善父出拜  
再命侍女飛紅呼嬌娘出見。良久飛  
紅附耳語姪。以嬌娘未梳粧為言。姪

遂回三哥家入也

生聞之因曰。百一姐。嬌弟百無他故  
猶候日後請見。姪因笑曰。遠方出浴  
未理髮。故欲少俟。三哥一家人何事  
如此。又令他侍女促之。頃刻嬌自  
左掖出。拜髮縮綠。色奪圖畫中人。  
朱粉未施。而天然殊莹。生起見之。不  
覺自失。叙禮畢。嬌因立於右。生為視  
愈覺絕色。目搖心蕩。不自禁制。始語  
曰。三哥遠來。勞苦宜就舍少息。因室  
之於堂之東。去堂二十餘步。生歸館  
後。功名之心頓釋。日夕惟思慕嬌。娘  
而已。恨不能吐盡心事。素與姪語。故  
常意屬焉。舅於皆以生久不相見。款  
番備至。生亦自幸其相。番莫得乘間  
致款曲於嬌娘也。平堂出入舅家。周

歌咽之音。絲竹之韻。為輕風遙送。斷續  
悠揚。如天籟之飄飄。如清商之洒洒。彥  
直不勝清興。遂約同儕。飲於樓上一友  
忽然嘆曰。正所謂只聞其聲。不見其形。  
彥直曰。若見其形。則不賞其聲。反不清  
矣。衆皆稱其確論。一友曰。此論反復起  
深。真佳作也。各當有賦。如詩不成。甘罰  
金谷酒數。于以彥直先以吟曰。  
涼飈漸灑天。隅起窓蕉雨。歇清聲正  
灑氣乘風掃碧空。炎蒸忽入秋光裡  
開登快閣一凭闌。江山浩渺雙眸寬  
俯臨坊市人窵小。仰攀斗牛天。臨寒  
暫存視聽一疑忌。蕭蕭一派仙音至

絃繁管急雜高宮。聲回調歇送  
獨坐無言心自評。不是尋常風月情  
峽猿塞雁聲哀切。別有其中一段清  
初疑天籟傳簷馬。又似秋砧和漏打  
碎擊冰壺向日傾。亂剪琉璃闌風洒  
狂生對此襟懷開。邀友分題共舉杯  
真為巫山雲雨隔清歌。時度人間來  
俏者聞聲情已見。村者相逢若相戀  
村情曰。來趣不同。豈在聞聲與見面  
吟。要衆友傳玩。聞忽膳夫走報曰。正堂  
先生來也。彥直急懷其詩。整衣而起。捧  
之登樓。先生見席。嘆曰。庾亮有言。老子  
婆。清興不淺。遂續坐而飲。彥直惟其



旋堂燕雖終日得與遊從未嘗敢忘  
邪言相及生因察其動靜見嬌言咲  
舉止常有殺猜不足之意生知其賦  
情特甚也求所以導情達意之便而  
未能得一夕嬌晚綉綠窓下依窓視  
荼蘼花又不移目生輕步進其後嬌  
不知也因浩然長嘆生知有所思因  
低聲問曰尔何於此仰視長嘆也將  
有思乎將有約乎嬌不答良久乃曰  
兄何自來此日晚矣春寒逼人兄覺  
寒生知嬌以他辭相拒因應曰春  
寒固也嬌止視遂巡引去生独歸室  
無聊乃賦一詞書於寓室之東以寓  
意焉詞名點絳脣

寒院深沈送日上荼蘼深夢書

諸友舉其所為。假以更衣。將詩揉捻。或  
團於牆上。拋出。後坐而飲。歡暢至暮。而  
散。不意投詩之處。乃角妓張姬之所居  
也。姬止生一女。年一十七歲。名麗容。生  
將眉如染黛。口似鮮紅。又名曰翠眉娘。  
靈慧纖巧。不但樂藝。女工。至於書畫詩  
文。冠絕時輩。真一郡之國色也。然吾心  
伉儷。不染風塵。人或埋金至百。而不能  
一觀其面。家後構一小樓。與會景樓相  
對。扁曰對景樓。乃女之所關之所也。甚  
幸彦直投詩之時。值麗容正坐對景樓  
上。忽見紙團投下。遂命小丫鬟。取紙  
觀之。且驚且羨。顛倒歌詠。而不覺其  
為詩也。

蕭酒醉點青無價。玉容香肌好  
手應那西還驚訝春心為也。誰共  
遊蜂話

曰此詩斷非常人所能作。即筆跡無疑也。即况彼尚未識。亦未行嫁。天若見憐。吾願諧矣。至次日

自後日湖宴會。或共飲。宴或同歌。笑  
申生言稍涉邪。嬌則凝眸正色。若將  
不可犯。生雖慕其美。然其不相領  
略。以謂嬌年幼情簡。不諳世事。因不  
介意。一日舅有他甥。至舅於名晉之  
至晚舅開宴。申生預坐。自是來。始起  
酌酒。勸他甥。舅將酬嬌。特陪之。於後  
贊之。令滿。賜酒。生力辭。嬌曰。子  
素欲飲。獨不能為。我願奉生。醉以  
失志功名。且病。今已醉甚。不能復飲。  
終失。答嬌。因奉言。其後曰。三兄。勸容  
似不往。酒力矣。姑止此。於日。般。我。接

遂用白綾一方。潔韻和其上。復從原處  
後。回身直經其處。而滑之。且噴且咲。曰  
予聞名妓張翠。不者。操志不常。才貌異  
衆。予心每。期。未假其便。觀其寫作  
必其人也。詩曰

意若律已  
意若律已

新涼極美。慵衣起。隣家夜飲。歌初止。  
起來無力。近粧臺。一朵芙蓉。冰鏡裡。  
重。花影上雕闌。醉後。香燼舞袖寬。  
問。覓曉。蛩芳砌下。金蓮似怯。碧苔寒。  
太湖獨倚。含蕊。玉團忽爾。從天至。



楊生再拜而飲，因喜不自勝。既畢，於  
退步酌酒，勸畢，申生之前，燭燼長而  
暗，嬌則從步至，燭前以手理袖，送目  
語生曰：「非妾則凡，醉甚矣。」生謝曰：「此  
恩當銘肺腑。」嬌微嘆曰：「此非恩，亦生  
曰：「意重於此矣。」語未異，於因索米，勝  
嬌嬌乃引去。自此生後，留意一夕，嬌  
獨坐於堂側，惜近軒內，生偶至，座側  
見嬌，凭欄無語，徒倚，於時花檻中  
有井，身數本，欲開未開，生因吟二絕  
以戲之。詩曰：  
亂惹祥烟倚粉牆，絳羅鞋捲映朝陽。  
芳心一點千重束，肯念凭欄人斷腸。

龍蛇飛動潑烟雲，篇盡是相思字。  
顛來倒去，用心評。方信多情講，有情  
不是玉人傳密契。他人爭有這般情，  
自小門前無繫馬，梨花夜雨何曾打。  
一任漁舟泛武陵，落紅肯向東流洒。  
半方綾帕卷還開，雷歇當年捧玉杯。  
每見隔牆花影動，何時得見玉人來。  
名寔常聞如久見，姻緣未合心先恁。  
詩情本自致，透情人心，醉得如入面。  
彥直問畢，遂登太湖石而望之。造麗容  
獨坐於對景樓上，彼此一見，魂志飄去。  
不敢錯辭者良久。彥直曰：「親卿保惜。」  
非張。小麗容微笑而答曰：「然。」

○後東君不相顧，空餘一片惜花心。  
○並樓擊掌此二詩以示嬌，以巡簷  
履，傾環低面，欲言不言，正疑思間，  
忽聽流鶯，恍恍如道人，意中事，生又  
揮毫作詞一章，以贈之。詞名《學選書》  
詞曰：

素佳作，詳之若以君為李玉郎，必謂  
所逃也。二人相視大笑。麗容曰：「主父，  
君之才行，多擇伉儷者，百無一成者，  
也。彥直曰：「若有如卿之才貌者，又有  
言擇乎。」遂乃各述心事。對天誓為夫婦。  
而別。彥直歸家，告於父母。父曰：「彼娼也，  
然，以妓節可尚，終不可入士夫之門。且  
不可以奉先嗣後也。」遂不見允。彥直轉  
托親知於父母，盡百方推道，終不容緩。  
將及一年，而彥直學業頓廢，精神漸耗。  
忘食失寐，如醉如痴。其麗容之為之，惟  
悴誓死決不他適。其父亦不得已，遂以  
遣媒具六禮而聘之。事將有期，且本路

園林過雨，兩湖滿目，媚景是難為主。  
翠柳舒眉，黃鸝調舌，鎮日恣狂歌。  
舞金衣公子，何事辜惹萬千愁緒。  
芳草地，有香車空馬，騷閣來時。  
原拔行樂處，好景良辰，休把輕辜。  
負一種春風，能多箇畫，聊寫編書。  
黃鸝又向，暗巢偷報，欲啄花心無。  
路，知牆外待放伊飛，向傍人低訴。  
嬌覽之未畢，忽聞於語聲，嬌乃携此

遺媒具六禮而聘之。事將有期，且本路



詞并前二詩藏之袖間徐步趨歸堂  
東生惆悵夕之歸室始無以為懷因  
作一絕題於堂西之綠窗上詩曰  
日影依稀睡正醒篆烟如縷平風平  
三薰吹尽竟裳調誰識林中鶯語  
○後二日甥待舅也出婦因至生卧  
室見東窓有字綠窗一首詞西窓有  
詩一絕時獨玩味不忍舍去知生之  
屬意有在乃濡筆和其西窓之韻以  
寄意焉詩曰  
春愁壓夢苦難醒未過風高漏正平  
魂斷不堪拾集處落花枝上晚鶯聲  
○生歸見嬌所和詩頗得之心翰於  
平常朝夕惟求閒便以感動嬌娘  
或對或否或相親昵或相違背以

參政阿魯台任滿赴京時伯顏為右丞  
相獨秉大權凡官之任滿者必白金為  
兩為獻若少不及則痛遭黜退然阿魯  
台居官九載營囊合湊十不及一計無  
所出謀諸往吏或曰右相貨財山積其  
心已厭所重者女子及珍玩之物耳若  
於各府選買才多官妓三二而已不過  
數百白金加以粧飾又不過數百若得  
而獻之強為使白金萬兩其右相必以  
納之阿魯台大喜遂令佐吏假右相之  
命公選於各府得二人而麗容居其第  
一焉而彥直父子亦定上下謀之萬端  
遂得滿蓋終莫  
二出納其母女

不測其意莫得而圖之一日  
安日午至暮酒散勇於起歸舍生獨  
危坐堂中欲即外舍俄而嬌至以所  
袖左簪鈿欽欒博山裏餘香生因曰  
夜分人寢矣安用此嬌曰香貴長存  
安可以夜深棄去生又繼之曰裝灰  
有心足矣嬌不答乃行近處暗開簾  
柳視月色如山因呼侍女小意畫月  
以記夜漏之深淺乃顧生曰月已至  
此夜已許生起下階瞻望星漢曰  
纖女將斜河夜深矣因曰月白風清  
如此良夜何嬌曰東坡鍾情何厚也  
生曰奇美特異者情有甚於此焉可  
以此請東坡也嬌曰兄出此言應彼  
此苦衆矣於我何獨無之生曰然則

舟啟行麗容知其一見而心  
一首於彥直云  
死別生離莫悲天此身已許入黃泉  
願即珍重休懸望擬是來生續此緣  
自後而麗容不復飲食張姬泣曰汝死  
故是節義必遭其毒害麗容不答三  
為之少食其舟既行而彥直徒步追隨  
東動路遠行久凡過舟之宿止號哭終  
夜狀寢冰次如此將及兩月而舟抵臨  
清而彥直星行露宿三千餘里足駢膚  
裂無復人形麗容於板際窺見一痛而  
絕張姬救灌良久方甦苦免舟夫往查  
彥直曰妾所以不死者母未脫耳母看

卷之二







言晉水表深誠此約又還未定  
生自浚心蕩持甚不能頃刻少捨狀  
我對燈夜腸九曲思欲獲免道以實  
對地而求獲一日暮春小寒嬌方擁  
獨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進來嬌  
不進亦顧生乃柳花於地嬌驕視  
去起以手拾花詢生曰元何象如此  
生曰花相盈帝知其意何在故  
以此為二東皇故自有三夜屏一枝  
好足矣兄何索之深也生曰  
話無悔嬌曰將何話生曰  
嬌不答因謂生曰風差勁可  
火生欣然即席與嬌共坐相  
笑入餘嬌因撫生背曰兄亦不  
生恍然曰能人心哉

而進不日王京上謁右相奉正  
述本末右相大喜啟函觀之則事  
乃是敗血一團臭穢不可當右相  
遂召法官謂曰彼奪人之妻各致死地  
自知罪大故以穢物獻我意在逃刑  
下之獄法官訊鞠以畢上報曰男女  
私情堅志確而始終不諧所以一念  
結感形如此既得合為一處情遂氣伸  
復還舊物或有之矣右相見說不免  
置阿魯台罪刑於死嗚呼官不  
將阿魯台以為之  
○節義雙全傳  
于友周君彥博常談宣德初彼堂

而小念我斷為取嬌洪曰何事新  
易妻書為兄誅之生曰無戲言我自  
過子之淚魂飛魄散不寐者休夜更  
君長竟夕不寢汝方以為戲是見子  
之心也子每見子言語態度非無情  
者及子言深情味則子变色以拒果  
不解世事而為是估嬌戲諒其繆之  
迹不足以高雅意深藏固陋將有售  
也今日一言之後余將而歸夫子無  
苦哉哉嬌曰慨然良久曰若若妾  
妾敢無言妾知兄心矣妾敢自  
鄭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終始妾如  
憂患何妾自敬月以來諸事不從措  
意寢夢不安飲食居履君不得知  
也因長吁曰君疑甚矣異日之事君

其妻如氏夫婦相敬如賓教尚義禮  
父母以孝夫婦早近三旬尚未有子  
陳使遊見任之官身居營伍朝出暮歸  
辛苦甚甚一日忽得重疾醫莫能效展  
轉年餘更至危急陳安自料不能起思  
其妻乃名家之女性復貞潔德從剛正  
倘已不能復愈妻必終身以成節若然  
則父母無所依托而更以自已之不幸  
而累及人之非命欲言不言惟端視其  
妻每與大息而已郝氏知其意遂謂夫  
曰妾自府中極益今一紀妻之不才君  
確知之何苦疑妾之太深慮妾之太遠



往之果不齊當以死謝君生曰子果有志則以策我婚未及答成然勇自外至生因起出迎舅婚亦返室不可再語生乃作一詞以紀其事詞名石

慎恨東君催趨去程春意亦為柔  
花粉泪容，如是為誰輕別街  
而晚持地折取端來佳人無語  
地至暫見却驚倚忍使芳塵歌  
股拾道明窓靜几瓶裏一枝便添  
風月因念多才值此苦寒時節近  
漸消滅料有萬斛春愁也舊未展  
丁香結甚日把山盟向枕前說  
又越兩日生凌晨起攬衣向堂西  
意內而返對面視并着不知此時

亦起在隔窓內理髮矣生因誦東坡  
詩為報隣鷄果驚意更容殘夢到江  
南嬌聞之自窓內呼生曰君有鄉閭  
之念乎生因窺窓語嬌曰哀腸斷盡  
無由道意人將歸乎嬌曰君果誕妻  
耶既無意於妾何前妾罪之深也生  
因笑曰予豈無意第被子苦又夫然  
則若何謀之嬌曰今日聞人衆無可  
密謀東軒傍妻高臺軒西使門連照  
春堂，清奈奈架君霞室外有小窓  
今夕若晴霽君自窗下踰外窓度茶  
簾架至懸春堂下此地人罕花密當  
與君會也生聞之欣然自深唯俟日  
暮得諧兩願至晚不意暴雨大作花  
陰浸潤不復可期生恨恨不已因作

君若無恙妾之名無恙矣君若有不  
非獨君子之不孝妾之亦不幸也君  
妾存君已安亡豈肯偷生世間汚  
善妾決不獨戴天日以負君之寵也  
曰予之苦心難言者正恐卿之堅  
意若卿果不允勸一則父母在堂無人  
侍養一則卿乃遠若恐思未為切當  
若暫屈高見則父母受終身之托卿亦  
享未盡之年豈不是節義兩全乎郝氏  
復流淚泣曰君止慮其一也已妾若從  
死則親鄰撫恤而有饒官府旌表而有  
廉妾若不死則舅姑懷憂恤之心親鄰  
豈有猶豫之論哉安亦無言可答但起

視而返耳又一月女疾愈加沉篤舉  
環守而返安遂令人喚其知友王官人  
者至安乃謂衆曰我有心事久忍不言  
但今日下將危永別告乞父母并外父  
母知悉我王賢契必皆依允倘若不從  
吾難死目亦不瞑衆皆泣應安曰予妻  
堅意死節決不可聽王其忠厚君子尚  
未娶妻待其沒後令其贅入是我父母  
喪子而有子妻之亡夫而得夫唯於禮  
教有疑其於我心則為萬幸倘有一人  
不從使我孝義不伸九泉之下永為抱  
恨之鬼也衆人奉日相視俱不敢言而  
王官人徑前答曰仁兄之言大有深意



一詞後筆書之以寓他快之懷詞名  
王禧春

曉窓寂，鴉相過。記芳心深意  
訴倦眉歎翠不勝春。嬌轉櫻唇紅  
半吐。○奴，已約歡娛處。可恨無  
情。連夜雨。枕淚衾冷不成眠。晝  
殘燈天未曙。

星晨起會嬌於於所因其至中堂以  
夜未所綴詞云之嬌低嘆曰好事多  
磨理固然也然妾既許君矣當別圖  
之是日生侍從舅姓鄰家飲至暮醉  
噪月思嬌早間別圖之言趁嬌之不  
獲至也又沉醉睡熟嬌潛步至窗外  
微聲喚生者數次生不能知嬌悵恨  
甚又天雞之聲已也直欲要以盟

李生剪髮書盟言於片紙付嬌  
亦剪髮設盟以復于生雖是極意慕  
禮然終於無便可乘一日生收家書  
以從父晉納粟蒲州武職以生便  
考馬取生婦特示嬌類悉之極作詩  
送行詩曰

綠葉陰濃花漸稀聲。杜宇勸春歸  
相如千里悠。去不道文君淚濕衣  
生得詩和韻以復嬌詩曰  
密帷重幃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歸  
文君為我堅心待且莫輕拋金雙衣  
○生終以嬌娘絲業陰深之語為疑  
又成一詞以示嬌詞名小翠州

惜花長是替花愁每日到西樓如  
今何況拋離去也馬山千里目斷

敢不逆命但恐過日有愛即今宜取何  
物對衆與我以為信約安遂呼其妻  
來親自取其髻上銀釵一隻與王官人  
曰若事有實持此銀釵赴官告之王得  
釵痛哭拜辭而去舉家皆以大哭至夜  
卒鄰氏致喪設奠哀毀特甚晝夜號  
水漿不入口無復人形至殮後王官人  
遂設祭儀請携一客為文以祭之其文  
曰維

宣德一年歲次戊申九月庚子朔越  
有四月癸丑友第王忠謹以濟躬之  
奠以祭於仁兄陳公以寧靈柩前  
言

英華有德有才多知  
米登軍旅之秋學擅文明不遂風  
之志正朔

國家有用父母有光家室有榮親知  
有望遠爾天不假年奄棄長往使其  
父母在堂不盡劬勞之恨幼妻居室  
痛無繼嗣之依出意外之思托不盡  
之謀杜戎虞世上之常報終身之義  
在君雖承重寄之言敢犯天倫之叙  
是以求人濟事變禮從權今者謹舉  
予友某乃予素期之管子堪以代僕  
孝父母必存公心待家室必如公義  
憶恐引薦非人望其登察焉行陳



三秋獲西頭。愁慙分付東園柳。  
好為當長條。只恐重來綠成陰地。  
青梅如豆。真真梁州恨。愁。  
嬌知生之。楚心作詞。已後之名。卜其  
樂

君去有婦期。千里頭。而首休道三。  
羊綠葉陰。五載花依舊。真怨好  
音。邊雨下。堅心守。三隻散。初十有  
窩。後裡頭。教有。  
嬌情不已。後吟一絕。以結之。

臨別殷勤語。長云。去後早還鄉。  
小樓記。叔梅花約。月斷江山。先夕陽。  
○自後生。從父以他故。不果。行住居  
家。行住坐卧。飲食起居。無非為嬌

伏以尚饗

祭告既畢。乃請於安之父母。懇請魏郡  
曰。此人予友也。姓某名某。居某職。年某  
干。亦未有室。其才德淳。蓋尚義之士  
也。堪贊府上。以奉孝養。其誠謹始終。必  
勝他人。然我之初見陳兄也。乃一時權  
變。其雖不才。豈敢敗朋友之倫。敗嫂叔  
之分。此是狗彘之不為也。適聞祭文。悔  
以告祝。恭乞父母尊嫂。容允以成亡兄  
之願。舉家皆以為全美。郝氏告舅姑曰。  
前日所言。使我配王叔。非人所為。今携  
來之人。素非親知。有何不可。他若肯養  
舅姑。我豈不從乞為上。答王叔向日之

與念數日。無便可乘。與嬌一語。至於  
飲食俱廢。以致沉思成病。因托求醫。  
舅姑為之。望。醫卜。踵至。但云。生功  
若失。意劣。思所致。終不能知生之心。  
數日病小愈。一日舅出。報謂生。因  
強步至外。庭方行。至成。而嬌至。生淺  
生。鼓然。嬌曰。左右皆羨。落倚便。故未  
問兄之病。生回。顧其人。因前牽。嬌衣。  
故。與語。嬌曰。此。蓋。延。也。十日。所。在。宜  
即。兄。室。生。與。之。俱。反。忽。值。變。燕。爭。泥  
塵。前。嬌。因。舍。生。趨。視。俄。舅。去。侍。女。湘  
城。突。至。嬌。前。嬌。大。駭。生。乃。引。去。至。暮  
覆。會。中。堂。嬌。謂。生。曰。非。燕。陸。則。湘。城  
是。妾。在。君。室。矣。豈。非。天。示。生。然。其  
而。得。性。之。心。見。於。顏。色。乃。作。詞。一。首

叙今當。凡。以。是。然。其。終。不。從。王。以。為。實  
遂。還。其。鈇。至。發。引。前。一。日。郝。氏。素。服。將  
盛。饌。於。柩。前。默。有。所。禱。人。莫。得。聞。祭。畢  
號。泣。一。夜。至。明。人。恐。其。自。盡。皆。防。之。至  
次日。搬。柩。遷。至。堂。之。壙。眾。皆。環。泣。郝。氏  
乃。投。身。入。於。壙。中。眾。皆。急。挽。勸。之。不。得  
郝。氏。潛。引。在。手。以。然。自。刎。而。死。眾。皆。震  
悼。不。已。遂。議。一。概。盛。貯。復。開。安。柩。依。棺  
同。葬。以。訖。安。之。父母。嗆。惶。無。措。如。失。魂  
魄。朝夕。慟。哭。不。已。既。天。折。止。賴。媳。婦。全  
張。盡。我。等。人。亦。死。免。得。後。日。之。憂  
是。王。注。扶。其。人。曰。某。務。誓。待。父。母  
若。化。草。蝶。有。婦。者。以。是。次。與。亡。兄。廬。侍



以自穉詞名頗房詞

自如朱風輕扇文園多病尋芳倦  
春衫窄庭院獨步迴廊休嬌熱  
力。如花面親曾見。方百計尋  
方便益橋橋暮雲碧。是兒墜也。又  
無消息

日晚嬌尋便至生室謂生曰向日  
燕春堂之約妾思之夜深園靜冰  
妻寢之地目前日之路視之足以達  
妻寢所每夕侍妾寢者二人今夕當  
以計遣去小慧不足畏也兄至夜分  
時來妾開窓以待生曰固善也不久  
虎水嬌度色曰事至此君何畏人生  
如白駒過隙後有鍾情如吾二人者  
樂事敗當以死繼之生曰若然余何

幾時今幸尊嫂夫節通天夫婦雙美婦  
泉然父母之養豈可少缺其罪在妾  
吾古人有刻木為母者所以盡其不盡  
之心耳予先不幸父母早喪其未盡之  
心正無所施得人為父母豈不勝於刻  
木乎况以當養之火姑哉兄嫂雖止王  
某見在父母正當安養何必介懷既歸  
王即移家於陳宅侍親承服如安親弟  
糾合親鄰備呈却氏之節於官申奏  
朝廷旌表陳安之門其父母月給廩米  
二石越三載王乃除服遂乃議婚娶妻  
夫婦盡孝如此者丁有餘年父母  
終於... 後... 盡人... 之道始終歸一海

惟是夜生於夜半乃踰外窓透堂處  
數百步至茶蘼架側以求門不深生  
類恐久之尋得所至庭春堂。廣夜  
深寂無人聲生大恐因疾趨入見嬌  
方開窓倚几而坐上衣紅綃下繫白  
練堪首而瞻明月若重有憂者不知  
生之已至也生因扶窓而入嬌忽見  
生且驚且喜曰君何不告駭我甚矣  
生乃與嬌並坐窓下時正夜分月色  
如畫生視嬌依態盡媚肌莹無瑕飄  
飄然不啻姮娥之下臨人間也嬌謂  
生曰夜漏過半幸會難逢可託枕矣  
欣然與嬌同携素手共入羅帳之中  
解衣並枕間嬌曰妾年幼殊不諳世  
事枕席之上望兄見憐生曰不待多

洋道人曰古之孝子順孫...  
於一門嗚呼賢哉。

○劉方三義傳

宣德間河西務之蒙村者遼河為市舟  
楫聚泊之所也居人近數百家其家有  
劉叟者號稱長者開酒肆於其間茅屋  
數間薄田十餘畝衣食粗足然止叟教  
二人年各六旬餘並無弟男之依是年  
有京衛老軍姓其方者携一子年約十  
二三宿於叟店及夕偶得中風疾至曉  
顛然不起其子悲咽其鄰為之隳淚  
遂養於其家凡白粥飲湯藥叟媪皆為  
之辦給不半月則老軍死矣其子跪告

宣德間河西務之蒙村者遼河為市舟  
楫聚泊之所也居人近數百家其家有  
劉叟者號稱長者開酒肆於其間茅屋  
數間薄田十餘畝衣食粗足然止叟教  
二人年各六旬餘並無弟男之依是年  
有京衛老軍姓其方者携一子年約十  
二三宿於叟店及夕偶得中風疾至曉  
顛然不起其子悲咽其鄰為之隳淚  
遂養於其家凡白粥飲湯藥叟媪皆為  
之辦給不半月則老軍死矣其子跪告

唐集卷之七



言兩情既合，嬌乃嬌啼，嫩語休若。不  
勝兩態，望眼交頸，之鴛鴦，和為之驚。  
風燕以喻者，一餉歡娛，而嬌娘千金  
之身，自茲失矣。歡會之際，不竟血漬  
生於嬌，乃剪其袖而收之，曰：「昔此為  
他日之驗，生笑而泣，去有頃，鶴聲催  
曉，此漏將窮，嬌全生歸室，因視生曰：  
此後日間相遇，幸無以前言為戲，悞  
他人之耳目長也。」因口占一詞以贈。

詞名菩薩蠻

夜深偷展窈紗綠，小桃枝上流鶯  
宿。花嫩不禁搔，春風卒未休。○十  
全身已破點，愁無那，特地囑檀  
郎。人前口謹伏。

亦口占菩薩詞以報之云。

綠意深貯傾城色，灯花送喜秋波  
滿。一嘆入羅幃，春心不自持。○兩  
雲情孔散，弱体羞還鶴，從此問雲  
萊河頭上玉京。

婦得生而和之詞謝曰：「妾女子也，情  
庸事感殊，幸礼法幸事明鑒，補為報  
之妻之托，君亦無憾矣。自後生夜必  
至婚室，九月餘，無自知者。豈期私欲  
所迷，俱為避志，勇之倚女名飛紅，湘  
娥者，皆有兩意，所不知者，嬌至父母  
而已。嬌亦厚礼紅景，欲使賊心，第飛  
紅輩雖竟之，而未知所因。一日生之  
父母慮生在外日久，作書遣僕催歸。  
生泚父書，不泚已起行，是夜不及與  
婦娘訣別，次日晨起，入詞房於告歸。

杜史娘曰：「念兒亡父，本是京衛軍，於某  
年母已先歿，與父歿後，原籍取來，盤費  
為辦母喪之資，不料皇天弗祐，父更路  
亡，遺兒一身，毫無半錢之靠。欲望大恩，  
借數尺之土，暫掩父骸，兒願終身為奴，  
以償此德。如不見允，則將身投河，永為  
不孝之鬼也。」言訖，放聲大慟。史娘憮然，  
流涕曰：「意是何言與？汝黃口孺子，尚知  
孝道，予豈不知義者乎？遂為辦棺衾之  
具，葬於屋後空地，仍表額扁之曰：「某衛  
軍士方某之墓。謂其子曰：「予欲令汝歸  
家，喚汝親故，搬取二喪，恐汝幼弱不能  
自達，汝可暫住予家，待有熟識之人。」

可許汝回籍，喚汝親故，搬運二柩還鄉，  
方為孝也。兒凄跪泣，指心而誓曰：「兒雖  
弱幼，豈不知恩。且亡父病時，深蒙不嫌，  
污穢湯藥，依時及其至死，棺衾喪具，所  
費之資，雖是至親骨肉，未必如此。况兒  
生長京師，親故鄉曲，一人不識，有恩不  
報，敢安歸乎？且聞老夫夫婦亦無子姓，  
兒雖不才，倘蒙不棄，收充一奴，以供朝  
暮，為一義文二位百年，某豈不堪為孝  
掃之人乎？然後赴京，取回先母遺骨，回  
我父葬於義文墓道之側，則兒之負恩，  
不孝之罪塞矣。史娘聞之，且悲且喜曰：  
「真天賜之嗣也。」因不沒其姓，名之曰劉



勇於見生父書未不敢強音命侍女  
治酒酌刺時嬌娘在婚處亦偷淚送  
行生自批家之凌朝夕惟嬌娘是念  
乃遣媒人往舅家求婚以諧秦晉  
之物教修書一封以私達嬌娘書曰

申純頓首拜啟

聖卿小娘子執次前日佳遇俟尔旬  
餘竟飛香以每形清夜松竹之盟  
常存記憶願想起居動履多福純  
無羈之迹得自托於蘭蕙之傍為  
幸大矣未合未終白雲在念中抵  
家中無一夕不夢想洛浦之風烟  
也家事經書非惟不復措念縱念  
勉強不知所以為懷有親朋見怪  
我舅於大人前致一語天教其衷

俾續秦晉再世之盟未知舅於雅  
意若何倘不棄庸陋則張生之於  
鶯鳥足道哉茲因媒氏有行喜  
不自制臨此以布腹心幸相與媒  
之便風以俟佳音家居無聊偶思  
佳麗分別之言綴有詩詞惟子面  
陳乞以見此情之拳耳新霜在  
候更宜善加保衛不宣

純生再拜

生寫書畢緘封私付媒氏父世不知  
也媒既得書即日前往舅家三週到  
之家既見舅於且以申生父命告之  
舅為之開宴次日媒申前情舅曰三  
哥才俊洒落加以歷練老成老夫得  
此佳婿深所願也但朝廷立法內兄

方恩眷薄至方為孝謹出常勤業家  
不捨晝夜常若不及者是後時值秋風  
大作上遊飄未收船泊於門首岬下船  
人呼號死溺狼籍為居人挽救得遠岬  
者總數十人內一少年約未二旬氣息  
將絕而手尚堅持一竹箱不捨傍一少  
婦撫抱號叫不止人或問其故荅曰此  
人吾夫也此箱中妻姑舅之骨也時方  
從觀在側歸道所以於父母悲咽不能  
成語曰此人之厄正如兒向日之香  
異妻媼聞之即奔赴扶携二兩人歸  
更必燥衣哺以煖食不遺日乃甦矣  
人告曰小子姓劉名奇山東張嶽人

此婦奇妻李氏也二年之前從父三者  
京師不幸遇時疫未易月父母俱喪餘  
下予之夫婦無力奉柩還鄉只得火化  
為觀謀此婦計豈料不孝之甚極又遭  
此之險難過蒙若文相濟寔再生之父  
母也然李氏身孕六甲遇此瀕溺內損  
無存胎已墮矣於是媼及方嗟嘆不  
已急為酒掃煖室置於寢睡朝夕為辦  
粥飲不數日李氏亦殞矣媼為治棺  
具亦葬於屋後之地深為劉奇解慰勸  
令暫住於家與方同其寢食議待便船  
使謀歸計凡經數十日皆以骨殖在船  
多遭衝擊之患為辭久不果事况奇於



第不許成婚，似不可違前原。三哥惠致，白任數月，甚能為老夫分憂。若夫亦有願婚之意，而於條有碍，以此不敢形言。媒氏再三婉轉，終不能得。至晚，再置酒款媒，舅命於主席，婿時侍。至於側，知親親之不諧也。心甚悒悒，但不敢形之言語耳。酒散，媒氏左右顧視無人，欲置生書於婿，適婿至，婿前別，婿媒因私語婿曰：子非厚卿之情人，奈何？厚卿有手書，令我致致於子。婿竦然微言應曰：然，決隨言下。媒為之改顏，遂以身畔取書授婿。婿收置袖中，未敢展視。始起，婿亦隨始入室。次早，媒再請於舅，且以言迫之。舅怒曰：此無不可，第以法制甚嚴，故致老

救溺之時，為鈞挽而傷，數處潰瘡甚矣。不能履者數月，然奇平素博學能文，方聰敏出常，乘暇教以詩書作課，而方一誦即解。不旬月，凡經書詞翰無不精通。一日，奇瘡少愈，告於舅，舅曰：奇疾雖痊，然一貧如此，思無他計。欲先負父母骸骨歸鄉，容奇喪完，別來若報。舅曰：噫，遠路孤行，况子幼弱，非佳畜也。吾有一驢，久蓄無用，贈子，馱歸二親，豈不代勞乎？奇堅却不敢受，遂辭而往。忽一日，與弟重疾纏綿，數月，其方亦不鮮。帶藥必親嘗，憂勞銘心，刺骨而待立。忽奇來到，一家驚喜。叟謂奇曰：曩者失待子，何

天罪民也，亦勿漫言此決不可。媒知其不聽，因告婦，舅又命於酌酒，與媒為孫婿，因借私語，媒以誰合緣契。兩天之為也。三兄無事，宜來妾年且長，歲月有限，無以如事，不諧為念也。因出手書，令媒持歸，以復於生。媒既歸，道其舅不允之由，遂以婿書白生。生展視之，乃新詩三絕，婿所製也。

詩曰

雲重月難見 風狂雨不成  
尺書遠寄妾 相映若為情

又曰

目斷方千里 情分後存心  
藉君於舊日 草捷羽麟音  
生覽誦數遍 殊不勝情 每對月玩花

責之深不告，耶奇跪而泣。告，蒙再生之恩，尚未報答。又贈驢馱之，未及酬謝，念奇意欲潛歸，別謀濟事，不料至家，因前年黃河泛溢，鄉曲遠近一望，洪波居人蕩盡，人畜田廬漂溺無遺。極目白砂，高達百里，隻身無依，傍惶累月，進退計窮，寄食人店，爭思亡親之親，縱歸何處安居。義文之恩，雖宏何時得報。莫若仍歸恩府，求尺寸之壤，壅父墓之喪，假便成仁，致身塞罪，以此生為終身之質，奉宅上薪水之勞，未審義文能從顧否。叟曰：噫，異哉！子何幸乎！累感孝子同來，遂與奇道劉方之本末。奇聞之



不竟決下劫生与成者麻角坡丁憐  
憐者極相厚善憐敏惠殊俊常時帥  
府顧聘生年方秀麗憐一見傾慕  
生自秋還閩里憐屢遣人招生  
托故不往至是生之友人陳仲游亦  
臺家子也見生每置榻於臨風對月  
之間因拉生至成都舒懷遂同至憐  
之家生既入憐不勝欣喜益酒話  
款曲生但而壁略不致意憐怪之委  
曲詢生終不言憐意其碍於仲游  
也乃由子章父令其女各伴姬侍仲  
游寢而自薦於生以不許已因與共  
寢枕適切一語生所以不見容之故  
生乃自道与嬌娘相遇之時憐問曰  
嬌娘誰家女也生曰新任眉州王通

亦自驚懷更後曰若信然奇為兄劉方  
為弟上兄亦要同心亦乃共義言此  
產是以業生矣於是奇方再拜受  
人互相推愛極力養親甘旨極一時  
味温清盡冬夏之勤又一年更平  
媼後於後二子備盡入子之情哀  
堪泪盡繼而將葬兄弟謀定兆域  
方之母骸葬於都下共築一榮列三墳  
而連珠二子同廬其次不釋杖者三年  
間里感化遠爾孫聞及服除兄弟動  
生意驟盛不數年富甲一鄉人以為  
義而致一夕兄弟夜酌窓下酒延將  
話及生平因痛二人出處之危切悲

判之女也憐又問其質若何生曰美  
麗清絕西施也子殆相十百而平勻  
過之憐引兀思良久曰既名嬌娘又  
有美麗若此豈非小字莹卿者乎生  
愕然曰尔何由知之憐曰向者帥府  
幼子將求婚酷好美麗不以門第高  
下為念但欲殊色者捐數千緡命畫  
工於地十郡求問伺隙繪人家美  
女以獻凡得九人此其一也色莹肌  
白眼長而媚傲作合璧常帶憂愁  
不足之狀常至帥府內室見之因記  
其姓字果然是否生曰子如親見其  
人即是此女憐曰宜子之視我若土  
壤子之所遇真天上人也妾常入視  
佇目不能去第恨不見其身今後三

父沒身之恨驚合義之奇與  
遂原相視悲咽淚不自止奇曰此皆  
二人微誠感格實蒙天相然予今年二  
十有二弟一十有九俱未議婚况人之  
壽夭莫期萬一不諱則三宗之祀絕  
矣若乘時各求良配或有所出一嗣  
不美哉劇方凄然不答良久徐曰兄  
之乎幼義父臨終時弟與兄各有誓  
俱以不娶今何更發此言奇曰不然  
因父母垂沒六喪未舉家道貧薄所  
省齋藉重也今則孝敬已伸恩義已  
報家資湮充况者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决不可膠柱也而方展轉百辭欲  
守前誓



彼願求舊鞋巧我生語之明日遂與  
陳仲游同歸抵家後生因追憶佳  
天上人之語慨然賦詩一絕詩曰  
自入仙源路已深桃花與我是知心  
終日浪蕩迷蜂蝶得似高山遇賞音  
○生因惆悵再期音信傷感成疾因  
病之由生托以夢寐絕怪情不能免  
必須求善能驅役鬼神者作法壞之  
父乃命良巫祈禳生哀使人厚賂巫  
者全巫若向父母言此為鬼物所侵  
美當遠避方可苟安不然生死未判  
父母聞巫言大驚懼以為誠然於是  
設冷生往舅家以避此難擇日起行  
癸卯年二月八日令人不覺舅家舅於許

奇亦無如之何一日奇與知厚者處話  
及此事其友曰我待曉之矣令弟意謂  
彼與賢契王家在先誠恐欲要先娶奇  
曰吾弟端仁決無此心君既為謀試一  
驗之何如遂密令二媒私見於方曰某  
家有女年正與二官人同良淑工容絕  
於一時實佳配也某寺教讀此婚待別  
有年齒長者然後再議大官人之婚未  
晚也方勃然正色曰何端老嫗欲離間  
吾昆弟也耶急去令吾責之二媒愧赧  
而去密告於奇奇百方思度終莫得  
其主意是後奇因覩梁燕之勞遂題  
詞於壁以探劉方之意其詞曰

之嬌時在父母傍聞生有來期喜不  
自勝入回報生亦欣快隨查病差愈  
父母以為得計及期生戒行病亦稍  
安於時鶯轉鶯聲百花競放園林錦  
繡奪目爭妍生至舅居及門嬌以  
秀溪亭兩情四目不能暫敘寒暄申  
生欲入見舅於嬌止之曰今日薩家  
王寺丞邀往天寧玩賞杜丹至夜方  
歸姑止此必息徐而入可也乃與  
嬌立空亭上嬌目謂生曰君若担不  
如平時何致今復來此何幹也生疑  
其言乃曰日月未及何故忘乎自相  
離之談坐不安席味不達口寢不著  
枕行不重足何止夜月屋梁之思中  
間請命羨君冀諸媒灼而天不造人

營巢燕雙上雄朝暮辛勤巢已成  
不尋雌繼鼓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一日方偶見其詞笑誦數次援筆亦題  
一詞於其後其詞曰  
營巢燕雙上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  
兮時雄願已足雄兮時雌胡不知  
奇見而驚疑不知所主急謀於諸友曰  
予弟為人形質柔弱語音纖麗有婦人  
之態况與予數年同榻未嘗露其雄  
盛者亦不袒坐及欲議婚彼各皆不  
而詩中詞皆如此恐有木蘭之隱乎  
曰噫是已君當以實問之何言奇垂涕  
曰予以恩義為重情如同生安忍問之







有不足之意及生再至紅名與之親  
俾嬌越為生求嬌鞋不獲一日嬌  
登樓生偶坐其側因窃鞋趨出方反  
常室以他事出未嘗收拾飛紅遠尾  
生後見生移鞋紅乃疑嬌所為者因  
收之生因知所以及歸室索鞋無有  
也司洪于懷遂作一詞以自紀詞  
名青玉案

尖。劫。紫把紅緝感。采。金蓮  
奪目。攪出雙鈎紅玉。華堂春煙  
深沉。粘束縮動春心。早被天丁  
收拾。盡花明月。離春。

及蘇嬌問才常鞋生曰此誠我盜去  
然隨已失之。諒子得之矣。何苦索我  
耶。嬌乃止。蓋飛紅拾婦已分付嬌也。

然嬌以此愈趨生私通。紅名一日  
見飛紅與生戲於窓外捉蝴蝶。因大  
怒詬紅。頗憾之。欲以拾鞋事聞嬌  
未有聞也。後遇望月。衆出賀舅姪。嬌  
在焉。紅因語嬌所遺之鞋。楊言謂生  
曰。此即子前月所遺之鞋也。嬌变色  
亟以他事語舅姪。令舅姪應接他語。  
不聞嬌因大疑。生使紅發其私。乃大  
怒。望自後。非於堂中相遇。不復求便  
以見生。女工諸事略不措意。怨隙之  
心。行住坐卧皆是也。生亦無以自明。  
一日生不意中。謾拉漫園。縱步適于  
花下。見鷺箋一幅。上題詞一首。生取  
而視之。詞名青玉案。

一花低鶯踏紅英。亂春思。重頰成愁。

為女子。年十五七。絕有姿容。吳新鄭遊  
上。且哭且行。與尾其後。覘之。振不意為  
與所窺。故作嬌態。與心念曰。此奇貨可  
居。乃問曰。誰氏女子。敢深夜獨行。乎。對  
曰。如杭州人。姓吳。名媚娘。父調官陝西。  
適被盜於前村。父母兄弟俱死。冠手財  
物。為之一空。獨奴伏深草。得存殘喘。至  
此。今孤苦一身。無人所託。將投水而死。  
故此哭耳。與曰。吾家雖貧。賤幸不至。體  
粥。荆妻復淳善。可以相養。汝能安吾家  
乎。女忍淚拜謝曰。長者見憐。真再生之  
父母也。隨至與家。復以前語告與妻。以  
見女婉順。无善親之。而與終不言其

時進士蕭裕者。八閩人。新除權州判官。  
過新鄭。與新鄭尹彭致和為中表兄弟。  
因訪致和。致和宿之館驛。黃興供後驛  
中。見裕年少。迭宿非端士。且所携行李  
甚富。乃語妻曰。吾貧行可脫矣。因欲動  
裕。數金媚娘汲水井上。使裕見之。裕果  
喜其艷也。即求娶為妾。與曰。官人必欲  
娶吾女。非十倍財禮不可。裕不吝。傾貲  
成之。携以抵任。媚娘賦性聰明。為人恭  
順。上自太守之妻。次及衆官之室。各奉  
綠羅一端。胭脂十貼。事長撫。勿皆得盡  
歡心。由是內外稱譽。人無間言。其或家  
客之來。裕不及分付。而酒饌之類。隨行



懶揚花夢散楚雲收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竟成索綯奈愁緒寸心雅骨深誠無計寄天涯几回欲問梁間燕。

生技咏良久意謂婿詞而疑其字畫頗不類婿所書因携歸置於室中書案之上欲詢婿而未果抵暮而窓下有金籠養能言鸚鵡一隻甚馴婿過其側戲以紅豆柳之鸚鵡忽忽曰婿娘子何如打戔也生聞之亟出告婿不至生再挽之方來婿入生室正疑思不言忽見案上花戔因取視之良久自申生不語移時生曰子何時所作也婿不答生又曰何故不言婿亦不應生乃旁之婿曰此飛紅詞也

無言亦相良矣長吁竟拂衣而去生謂之不可自尔相念愈殊婿終日愁思悶一二日方緣与生一見亦不交一言九月餘生不能直其事生一及往造婿室左右寂然再見案上有此言絕句一章

詩曰

秋暮香難貯 風花影易移 徘徊無限意 空作斷腸詩

生察詩知婿之為己且疑心之深也乘間語婿曰再會以來荷子恩愛規前時有加焉迨日形似之間不能不為子所棄何今昔異志未幾始不言生再詰之婿潛然涕曰妾自還君之

即出。豐檢奉得其宜。暇則躬自紡績。纒委極深。處閨房。足不履外。闕。裕有美事。輒以咨之。即一。剖析曲盡其情。君自詭得內助。而察察之間。亦信其為賢婦人也。未幾藩府聞裕才能。檄委催稅於各府。媚娘語裕曰。努力公門。盡事王事。閨闈細務。妾可任之。惟當保重千金之身。以圖報涓埃之萬一。慎勿以家自累也。裕領之而別。因前准宿於重陽宮。道士尹淡然見之。私語裕。吏周榮曰。官妖氣甚盛。不治將有性命之虞。榮以告裕。叱之曰。何等道士。敢妄言耶。是年冬末。祿完田州署事。屆春暮而裕病甚。

面色萎黃。身軀消瘦。作為顛倒。舉止皇。同寅為請醫服藥。百無一效。然莫救其致疾之因。周榮忽憶尹澹然之言。具白於太守。太守以問裕。曰。然於是相。同知劉恕曰。蕭君卧病。皆云有祟。吾輩不可坐視。劉曰。盍請尹道士治之乎。守即具書幣。遣周榮齎詣重陽宮。請澹然。澹然曰。渠不信吾語。致有今日。然道家以濟人為事。可客一行乎。復偕榮至守。出迎。以裕疾求救為請。澹然屏人告守曰。此事吾久已知。彼之定着。乃新耶。此門若狐精也。化為女子。惑人多矣。若不亟去。禍寔巨。劉守驚愕曰。蕭君病甚。遂



漫常怨日力不測今者君妾妾其妾  
何敢棄君取君意既自有主妾何必  
長望矣生曰苟有二心有如此意因  
指天自誓以明無他事且曰子何疑  
之深也嬌曰君偶遺鞋飛紅得之飛  
紅偶遺詞君且得之天下偶然之事  
何多之甚耶妾不敢怨君妾受新人  
無以妾為念也生仰天太息曰有是  
哉吾怪難日見子若有妾若人之情  
意且難識哉子若不信前誓當剪髮  
大誓於神明之前嬌乃曰笑曰君果  
然否生曰何害嬌曰若然汝國東池  
正望明灵大王之詞此神聰明正宜  
叩之無不響應君能同妾對祠大誓  
則妾甚也生曰如令想明灵大王

可稱賢矣得遠有典論者潘能曰潘能  
明朝便可見矣乃就州衙後堂結壇次  
日午澹然按尚書符立召神將鄧辛張  
三帥森立壇前澹然焚香誓神曰州判  
蕭裕為妖狐所惑煩公等即為勦除乃  
舉筆書檄付神將去其文曰  
上清殺伐雷府分司照得二氣始判  
而天高地下自此真其儀三才已分  
而物化人空亦各從其類存幅圖之  
既廣慨狐魅之滋多緝木業以為木  
冠骷髏而改裝擊尾出火以作祟聽  
水渡水而致難所以百天破因果主  
禪大安入羅漢之地再思多佞難逃

知我心之熱也嬌乃約以次早與  
生俱遊後園臨東池畔遙望大王之  
祠兩人異口同聲拜手設誓子果携  
手而歸恩情有加焉自後嬌與生情  
好深焉飲食起居無不留意生自此  
亦不復與飛紅一語紅察之因大憾  
生因繼步至後園牡丹亭畔忽遇嬌  
先在彼處擁抱之必欲求合嬌却  
之言曰既遇之固不敢誑於君但  
慮雲雨約交歡金方客妾於情狀俱  
昏迷美能保人之不至若有所棄妾  
無容身之地矣生與遂闌之携手  
而適別園不意飛紅出自後階至見  
嬌與生並行因促步抵舍語於曰夫  
氣精禮可人後園牡丹亭開張一覽

西脚之識司空 文能識于乎之  
况蕭裕乃八閩進士七品命官而敢  
薦爾腥臊奪其精氣殺身驛傳之卒  
作配緝紳之流怨已合而弗慚懷不  
心而未已緩之戾狀紫其各過可  
文乎言之醜也郡城隍失於覺察權  
且姑容衙土地乃尔隱藏方行究治  
其青丘之止祀論黑簿之嚴刑押赴  
市曹懲而雷斧使虎威之莫候庶鬼  
悲而有懲充尾盡誅萬劫不赦羅州  
衙速令清案新鄭譯永絕根苗長開  
鬼門之閉一準鄴都之律布告廟社  
咸使風聞



否於可其請遠命紅倚行至園中  
見生與嬌並行於花亭味左右俱無  
人於因大疑因呼嬌生乃狼狽反室  
惆悵不已越三日生自知其跡不寧  
乃告婦婦於久不知番嬌夜潛出與  
生淹泣而別因製一詞以送別詞名  
一剪梅

豈意稍頭春意鬧風滿前山雨滿  
前山杜鵑啼血五更殘花不禁寒  
人不禁寒○離合悲歡事几般離  
有悲歡合有悲歡別時容易見時  
難怕唱陽關莫唱陽關

擁爐嬌紅上卷終

城而星雲滿黑白兩鬢盈雲卷一聲嬌  
娘已震死開闢矣守率僚屬往視乃真  
狐也而人骷髏猶在其首各家宅畜  
取其兩贈諸物觀之其緣羅則為蕉葉  
數番烟脂則挑花辨數片以示移移  
始釋然尹公命焚死狐瘞之傳慶鎮以  
鐵簡使絕跡焉然後不丹山蠻黃義符  
與裕服而拂袖歸山飄然不顧矣裕疾  
愈始以娶媚娘事告太守遣人於新  
問黃興已移居家道殷富不復為  
卒蓋得裕聘財以致耳始略言嫁狐之  
實與人詢者歸具以告太守眾乃信狐  
之善而神澹然之焉

七卷



